

# 中國卓別林·活現小人物

## 諧劇大師王永梭傳奇（下）

●劉軒（大陸作家）

### 馬路瘋子怪戲連場

重慶「打響」之後，王永梭並不滿足，他急欲將新生劇種帶到繁華熱鬧的省城去，闖天下，撈世界」。一九四四年夏天，他的「戲運」又來了。

成都三青團在灌縣舉辦夏令營，成都地區各大學學生蜂擁而至。由「教官老鄉」邀約，王永梭發現了「新天地」。《家》、《家譜》、《孩子和孩子》、《春眠不覺曉》等文學性、藝術性、觀賞性並重的節目，「大台思維活躍，朝氣蓬勃的大學生們的胃口了」，場面之壯觀，氣氛之「熱烈」，比山城有過之而無不及。「哎唷，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這麼一個怪人，這麼一種怪戲！」「這個人在重慶就很有名氣，人家是戲劇專科學校的高材生嘛……」照相的、採訪的、簽名的，硬把「夏令營風雲人物」累得夠嗆。蒞臨講課的球王李惠堂、大軍事學家楊傑等

對「諧劇明星」十分欽佩，欣然命筆，餽贈書畫。

「營員」們回到芙蓉城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把王永梭「吹噓」得神乎其神。華西壩的華西、金陵、齊魯、四川等大學「排隊恭候」，大同、協和、濟州等中學怕「名角」架子大，還要託人「開後門」，「務請光臨」。殊不知王先生一請就來，大都只招待一頓飯，無啥報酬。接送步行、坐黃包車、公共汽車、甚至「咚、咚、咚」怪響的木碾車，他都全不計較，「好打發得很」。

四川大學農業化學系請王永梭到書庫三樓表演時，第二個節目剛起頭，電燈突然熄滅，全室一片漆黑。稍頃，學生們異口同聲：「不行不行，你不演，憑嘴說都行嘛！」眾意難違，盛情難卻，他在黑燈瞎火中唸幾段方言詩，讓學生們「過了乾癮」。一會兒，有人找來一隻魚燭，就著「星星之火」，他演得依然認真。

即後，王永梭為中央大學《新學報》基

金會募捐，被聘為「特派員」。又到川南一帶慰問「青年軍」。一天，駐瀘縣「學生兵」們訓練途中，成百人就集合在藍田壩小市公路邊，觀看王永梭在馬路中間表演。正熱鬧間，一部軍用卡車開來，盡職敬業的表演者「戲沒有完決不躲車」，照樣手舞足蹈，唸唸有詞。司機莫名其妙，只好剎車觀望，幾分鐘後戲完，王永梭進緊鄰的茶館休息。駕駛員慢悠悠開車過去，回頭丟下一句話：「我以為爲啥子事嘍，才是他媽的一個瘋子嘍！」「哈、哈、哈……」眾人「笑岔了氣」，樂彎了腰。

### 才子佳人相識恨晚

一九四五年，年屆三十的王永梭返老家探親。安岳縣城文化、教育等各界人士對他的新穎劇種極感興趣，到處「拉」他去「匯報演出」。

一次，收入不豐，身無長物的王永梭身穿著衣領、袖口都毛乎乎，爛兮兮的學生式中

山裝，到親友緊鄰的一大戶人家借演出用長衫。見長衫主人的妹妹典雅端莊，談吐不俗，頓生好感。芳齡二十一歲的「新派姑娘」江潤媛早由女伴處聞知縣城回來一位青年才俊，飽學詩書，滿腹經綸。個人獨創獨演的諧劇妙趣橫生，轟動一時。還知因其家窮，數度失戀，頗為同情。現年輕人找上門來，雖衣著寒賤，但彬彬有禮，風度翩翩，更肅然起敬。

當時未在家的江家大少爺聽說家人與「戲子」打交道，非常反感，對母親和妹妹又吵又鬧：「人都認不到，為啥讓他進屋？借長衫，說沒有不就行了，還要借、借、借？」

王永梭聞訊，幽默地說：「這個事情有啥子了不起嘛。我又沒有結婚，她又沒嫁人，去走動走動蠻有資格嘛！」有人自告奮勇：「好嘛，我們去當一回月下老人看！」

首次「相親」，密斯江略加修飾，更顯風姿綽約，光彩照人。密斯特王刻意打扮，口若懸河地擺讀過的書，講自己的戲，果然出口成章，才華橫溢。同樣的愛好，相近的志趣，他們相識恨晚。

「非王永梭不嫁」的江潤媛經「奮勇抗爭」，終過「家庭關」，贏得自由戀愛的權利。訂婚儀式上，介紹人宣布說：「訂婚了，你們交換戒指吧。」興奮異常的未婚妻心慌手抖沒接住，「撲嗤」一聲，戒指掉入宴席上的湯盆內。「唉呀！不吉利，這個婚事

「湯水」得很！」迷信的親友們竊竊私語。喜氣洋洋的愛侶無動於衷，笑容更加燦爛。江潤媛與王永梭「拍拖」的信息傳揚，「敲破鑼」者眾。「怎麼也想不到孤傲清高的大美人會看到處流浪的窮光蛋。搞戲的圓滑，姑娘家幼稚，他們相處不到好久，就會吹！」

反對者越多，熱戀者對來之不易的愛情越加珍惜，談婚論嫁的「步伐」也越發加快。幾個月後，已定下婚期。為了爭口氣，「撈面子」，準新娘纏著舅父：「我們要坐小汽車結婚！」「結婚從來都是坐花轎，安岳城還沒有過乘小汽車成婚的。」「正因為沒有過，我們要搞新式一點，熱鬧一點！」左纏右纏，「老舅」只好應允。

### 新郎推車小城奇聞

大喜日子，行「羅蔓蒂克結婚典禮」的一雙新人乘著小轎車「遊行」，意氣洋洋，花團錦簇，引得小小的古城萬人空巷，母女老少爭睹其風采。行至半途，「萬國車」突然「罷工」熄火。小觀眾們熱心幫忙，也久未推動。佩戴禮花，筆挺的中山裝一塵不染的新郎倜儻急起來，不顧新娘的勸阻，摘下禮帽，蹦出車門，便加入了推拖隊伍，「快看啦！新郎也在推車啦！真笑死人啣！」「他們訂婚掉戒指，結婚車不走，肯定搞不長」。人們議論紛紛。然而，這個「搞不長」的婚姻已經持續了近乎個世紀。無論淒風苦

雨，無論曲折艱難，他們成了「棒打不散的鴛鴦」。從此，江潤媛成爲王永梭作品的第一個讀者，「首席評論員」；節目的第一位觀眾，「首席觀察員」；學生的另一個老師，「首席輔導員」。

那時，曾任小學教師的江潤媛想找工作不容易，只好「夫唱婦隨」，提個包包陪夫君一起漂泊，到一些院校、機關、部隊、廠礦演出，靠菲薄的「奧馬費」餬口度日，因無錢住旅館，常在朋友家和單位宿舍「打游擊」。一個冬日，小夫妻借住重慶下半城「四德村」。平房舊，板壁薄，四面透風，寒氣逼人。睡到小半夜，兩個你一聲，我一聲，唱開了「咳嗽對台戲」。迷糊之間，忽聽「嘩嘩」之聲。拉燈一看，強盜已把牆壁弄開一個大洞！「抓小偷哇！逮強盜哇！」吼過之後，倆人又冷又驚又怕，眼鼓鼓地「咳到了天明」。

一九四八年初春，經友人遊說，王永梭在重慶一小戲院舉行諧劇內部專場晚會。不少學生知票不好搞，便擠到後台拜望「偶像」，索票簽名。開演前的忙亂中，一個乾乾瘦瘦，「稜筋貫骨」的人閃了進來，自稱是稅務局科長，吆喝著：「交稅，否則不准演出！」「這是得到社會局支持的文藝界藝術欣賞，是內部演出。」「不行，你們賣了錢的，趕快交！」「請科長到前排看戲，凳子都擺好了……」「公務在身，我不看戲！」「我們不多演，只有三個晚上，你高抬貴手

……「少囉嗦，錢非收不可！」觀眾等得不耐煩，齊聲鼓噪：「時間到了，快點開演啊！」後台還沒說好，不曉得咋個辦，「每分鐘都急人！」善說說不通，血氣方剛的王永梭臉紅脖子粗，幾步衝上去，揮動拳頭狂吼：「你、你、你要做啥子？隨你幹啥都奉陪！」拉的拉，勸的勸，「瘦猴」方悻悻而去。雖嚇退「強敵」，但終怕「出事」。只「內部欣賞」兩晚，便草草收場。事後，大受刺激的王永梭據此素材，寫成《個人獨唱會》，勾勒「稅官大人」的驕橫，落魄音樂家的窘困，「唱」出「一隻悲壯的歌」。

### 戲沒選對一場虛驚

未幾，曾任國立劇專專務主任的張道藩邀請王永梭去南京，在民間藝術人員訓練班作諧劇教員。「王永梭諧劇欣賞會」招待文藝界，排隊候簽名者絡繹不絕。中央大學、海軍總司令部等單位，競相發出演出請柬。轉道上海，他首次嘗試用普通話為知識分子們表演諧劇《追》、《沙龍人象》，卻因「椒鹽味」太濃，被評論為「還是用四川話好點」。也是在東方「冒險家的樂園」，他「下狠心」花兩個金元券，「裝備了一隻金星鋼筆」，略具「文人派頭」。

一九四九年上半年，王永梭到重慶白寺驛機場為空軍們表演。《開會》這個節目，專門諷刺一些官僚政客飽食終日，言不及義。舞台上，無意間，他瞥見幾個前排校官交

頭接耳，竊竊私語，便突然緊張起來，預感「戲沒選對」，「怕今天要挨，走不了路。」硬著頭皮演完，那幾人來至後台，他急問：「啥子事？」「演得太好了，歡迎再演一個！」「謝謝地，結果是一場虛驚！」

數月後，重慶求精商學院邀其到上清寺附近劇場演出，外貼很多歡迎標語。學生們早早候場，觀眾席人滿為患。王永梭等一行人巷道中穿過，小青年議論紛紛。「肯定是胖的那個！」「是瘦的那個！」「是穿得好的那個，穿西服的那個！」其實王永梭從未穿過西服，劇專畢業才借上一套照了張相貼畢業證。等他一上台，「哇，才是他喇！」

既不是胖的、瘦的、更不是穿得好的，「搞半天才是這麼一個平平常常的人！」面對熱心的「預言家」們，王永梭自己也忍不笑了。

一次，王永梭為座落在南泉街上的新聞專科學校演完戲後，月光皎潔，他躺在宿舍床上按習慣「默戲」，這不足，那該改。正想著，一人輕手輕腳進來，問一人：「王先生睡了？」「睡了。」「他那麼有名，還是沒整對啊，沒找到錢，穿這麼孬。」「王先生人對，替我們窮學生著想。今晚上吃飯請他點菜，點些啥子爛肉煎泡蘿蔔哇，最後還來了個泡蛋湯，不讓我們學生會多花錢……」無意間「旁聽」至此，王永梭也嘆了口氣，暗想，「我是沒有整對，但也沒整錯。演戲、為人，都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就是了。」

### 天馬行空終逢對手

多年的演出實踐中，王永梭「天馬行空」未逢「對手」。但有一天，他碰上了「對紅心」。

一九五〇年，王永梭路過潼南，遭挽留於福音堂演出。演出之前來了個矮矮小小的黃姓巡官，稱也是「研究諧劇」的，要同台獻藝。王問：「你搞好久了？」「十多年了！」王想，我才搞十年，他比我搞得久，又是惹不起的巡官，真是「遇到了對手」。又問：「你用什麼話演呢？」「普通話！」「啊呀，更嚇人了，我時間短，他時間長；我是四川土話，他是普通官話，那，沒得比！」再問：「你演什麼節目呢？」「雷雨！」王頭腦中只有俄國奧斯托洛夫斯基的《大雷雨》和曹禺先生的小《雷雨》。「你是哪個《雷雨》呢？」「就是曹禺那個，你還不曉得呀？」唉呀，人家是用普通話演自己老師的作品，還有啥說的呢。混這麼些年，今天真是遇到個好角色，好對手了。自尊心大受傷害的王永梭先演一個，對方借了件戲裝長衫昂然上場。王提心吊膽一聽，原來「黃諧劇」全憑「背功」，一會演周平，一會演繁綺，一會演周樸園，男方老少都在「演」，普通話則是「四川特產原地普通話」。只聽頭幾句，「真李達」心頭就踏實了，「李鬼先生」很久都沒演完，一等、二等，最後，觀眾聽得「鬼火冒」，嘈雜聲四起。主持者

「很策略而又小心」地上前說：「巡官，你是不是要喝點水？」黃才趑轉後台「聲明」：「我那個戲呀，還要等一會才完，是一幕！」原來，他一幕都背得，大半幕，已足足「演」了二、三十分鐘！王演第二個，一完黃剛想接到上，主持者又忙道：「請你稍等一會。他的戲短，讓他再演一個，你就接到演。」王演了第三個，場內歡呼「再來一個！」黃才感到自己不受歡迎，再找，已渺無蹤影。

之後，王永梭到資中女中任教，赴內江川劇團搞「戲曲改革」，創作，改編了一些現代及傳統劇目。一九五三年初，天府之國人民盼望已久的成渝鐵路建成通車。曾飽嘗「蜀道難，難於上青天」之苦的王永梭，懷著欣喜之情，寫下了新諧劇《在火車上》。他以詼諧抒情的筆調，描繪一位「農民二哥」對快捷、舒適的乘車旅程的新奇和贊嘆，寫作角度由歷來的諷刺幽默轉向褒揚和憧憬，為諧劇藝術增添了「新花樣」。很快，《保密》、《科長在辦公》等段子也陸續面世。經有關方面挑選，他成爲「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」團員，到砲火連天的韓戰戰場，慰問「抗美援朝，保家衛國」的志願軍官兵。

### 落難期間生日稀飯

一九五七年六月底，已調四川軍區文工團的王永梭在四川劇場舉行《王永梭諧劇表演會》，七天七場的票，僅一天就一售而空

，有人爲買票，襯衫都拉壞了。正當年富力強的王永梭雄心勃勃，欲大幹一番事業之時，卻被錯劃爲「右派」，送成昆鐵路築路大軍「勞動教養」。所幸帶隊幹部惜才，安排他作工地廣播員，漫山遍野作鼓動，編稿件。一遇機會，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」的他便偷偷回憶節目，修改加工。當初，他創演諧劇《結婚》，曾引用自己新婚時撰下的對子「結婚僅只一次，幸福及於終身」。但劇場效果平淡，一直「耿耿於懷」。「落難」期間，冥思苦想，終於改成「公而忘私，新娘存心缺席；老當益壯，新郎光桿結婚」。佳句問世，「心頭只有那麼暢快了」。

適逢大陸三年自然災害，食品缺乏。當地老百姓對「接受改造」的人很同情，常有教師偷偷給點花生，小孩抓一把豆子，老人塞一碗魚肉，「人間自有真情在」。其間一次「特殊生日」，令他永難忘懷。那是某天，王永梭無意間在一位「難友」面前嘆息：「唉，今天我過生日！」這位武勝籍小學教員沒有開腔。當時上、下午開山放炮幹重活，是早上、中午吃乾飯，晚上頓頓吃稀飯。當天天色將晚，王「壽星」正靠著牆邊想東想西，那「難友」托一碗稀飯挨過來，極誠懇地囁囁著：「王老師，你的生日，我沒啥表示。這地方，你曉得的，我只有用這碗稀飯祝賀你！」「那哪裡行？你心意我領了，還是你自己吃吧。」推來推去，最後人家心誠，拗不過，王永梭也就喝下去了。「那一陣

，我也很『需要』哩。不說一碗，再多幾碗也沒問題。但是，那難友就餓了一頓！這個『生日快餐』，叫我太感動，太難忘了。只可惜，他是武勝鄉什麼地方人，我也忘了打聽。今後有機會，我會找他一找……」

一九六二年夏，摘去「帽子」的王永梭返回四川省歌舞團曲藝隊，《王永梭諧劇專場》公演，久違的觀眾情緒激動，上座率很高。一不小心，他工作證被小偷扒走。有人開玩笑說：「你以前寫了個《扒手》，對他們充滿了同情，是環境所迫。爲什麼他們還要偷你的東西呢？」「可能他們沒有看到我的戲吧。要是看到了，肯定不會拿！」不幾天，有人從窗口把工作證還了劇場。「如何，扒手看了我的戲，果然良心發現了吧。」

文化大革命，王永梭再受衝擊，又挨冤屈。但他始終未能忘情自己的諧劇，默默地觀察大千世界，積累寶貴素材。

### 含冤平反幾落幾起

在一九七八年十月，含冤遭罪的王永梭「幾落幾起」，又重登劇院舞台。是夢、是幻？是喜、是悲？當時社會上傳說他「已見上帝去了」。但也有人說「他人還在，心不死」。演出時蓉城觀眾的熱情「好像要把劇場抬了起來」，一報名字就長時間地鼓掌。老淚縱橫的他「只有拼了老命演，以報答最親愛的觀眾。」

一九五六年，喜劇大師侯寶林與諧劇藝術大師王永梭曾在成都親切會面。認為「諧劇對相聲是一種挑戰」的侯老先生，一九七九年特遣派愛子、知名相聲演員侯耀文赴川，向王永梭學習、探尋諧劇藝術真諦一個月。

侯寶林聽過現場教學、排練、演出錄音後，擊節叫好。次歲，侯大師在首都「相聲創作座談會」上發言：「諧劇與相聲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」那次，經侯寶林推薦，作為西南唯一「特邀代表」的王永梭作「劃時代亮相」，為中國曲藝、戲劇家協會、人民藝術劇院、天津曲藝家協會、上海戲劇家協會等單位連演二十餘場，掀起一股「王永梭熱」。

著名書法家魏傳統先生，曾以「少小觀諧劇，雀躍無已時；推陳出新喜，傳與萬民知」詩句，對王永梭的藝術造詣和影響給予高度評價。確實，為「傳與萬民知」，他不擇條件，不論場合，不遺餘力，有著許多趣聞。

五十年代，他曾在成都東風飯店，為知名作曲家沙梅、著名作家趙樹理及話劇演員趙慧深三名觀眾，盡心盡力地演了一場戲。

六十年代，四川省文聯的易剛出差，沒看到王永梭的公演，甚覺遺憾。一天，易剛好說歹說，恭請王永梭為他個人「來上幾段」。易家房間窄，燈打不開，唯一的看客便站上門檻，全神貫注地觀看；王則手傢具「包圍」下，一絲不苟地表演。前者大飽眼福

，後者蠻有興味。

八十年代，陽翰笙、陳白塵等知名作家蒞蓉。在歡迎會上，年近古稀的王永梭抖擻精神，奉獻出拿手好戲，全無老態。陽老先生即席回憶道：「諧劇，四十年代我就在重慶看過，當時的演員姓王。今天晚上的演員也姓王，是不是當年那個演員的兒子？」「哪裡是他的兒子，就是他本人嘛！」「哦！他青春不老，看不出，實在看不出……」眾人哄堂大笑。

### 多元諧劇群英匯流

多年來，與王永梭風雨同舟的江潤媛含辛茹苦，把兒女們拉扯成人。在雙老的薰陶下，孩子們都「循規蹈矩」，好學上進。他們的大公子王小梭多才多藝，於四川大學中文系就讀時，曾出演過諧劇《黃巡官》，後留校執教。有乃父遺風的么兒王小旗還以方言詩朗誦《雷廠長》，榮獲所在大型廠礦職工文藝調演一等獎。

王氏伉儷近年於成都、重慶、貴陽、昆明等地，以「成品教學法」，授徒數百名。潘伐、凌宗魁、涂太中、張廷玉等男女高足，已成飲譽京華及大西南的「喜劇明星」。一九九〇年春，《王永梭創始諧劇五十週年紀念》活動，「諧劇群英迎春展演」盛況空前。

一九九一年六月，中國曲藝家協會等單位於重慶舉辦「中國首屆諧劇藝術理論研討

會」，出席者一百餘人，大會收到專題論文和作品一百八十八件。四川方言諧劇，已派生出桂、壯、陝、湘、越、澳等多種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諧劇。「廣州諧劇」曾赴港演出，頗受歡迎。八十年代，中央戲劇學院的德國、丹麥、瑞典籍留學生，曾專程赴川請王永梭講課。美國、加拿大的戲劇教授，對風格突出的諧劇藝術，也有著濃厚興趣。

王永梭的「內江小老鄉」、「戲妖」魏明倫在「致諧劇藝術家王永梭」的詩篇中讚曰：

「劇壇上名副其實的個體戶，個體戶中獨樹一幟的昌尖戶，昌尖戶裡自學成才的發明家，發明家的誨人不倦的好師傅。門前桃李齊望，台下觀眾無數，獨角戲並不孤獨。啊！你是人民之子，諧劇之父！」王永梭的傳奇故事，還將「編演」下去。

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，未經徵得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依法追究。

訂閱中外雜誌、購買合訂本及中外文庫、中外叢書，請撥電話二五〇八四二〇六，二五〇六五三一，即可收到書刊。